證嚴法師與慈濟醫院

陳慧劍

當七十四年八月十五日台大醫院現任院長林國信教授，率領副院長沈友仁、洪伯廷，內科主任吳德祿，外科主任陳楷模，小兒科主任呂鴻基，放射科主任黃國茂、實驗診斷科主任吳敏鑑一行與建院工程專家高而潘、宋篤志、邱茂彥、陳福來、郭銓炎飛抵花蓮，驅車到工地參觀，然後回功德會參加爲他們舉行的簡報之後，他們對慈院的醫療硬體設計及工程品質，極爲贊美，並認爲慈院深具發展的潛力，前途光大；尤其董事會對醫療人員生活的安排，盡美盡善，褒贊備至。

當國內醫學界透過大衆資訊系統，獲得「慈院」即將參加東部醫療行列，台中的榮民總院院長羅光瑞、台北長庚醫院的醫師群，都一致表示將對這座平民化、現代化的「慈濟醫院」給予最有力的支持。

凡是到過花蓮「佛教慈濟醫院」工地的人，都會驚異地贊歎：「——這麼堅實浩大的工程，眞是功德無量啊！」

他們在心底，也會毫無疑義地肯定這座佛教醫院，必然會成爲花蓮的「救世慈航」。當數百位工程人員胼手胝足爲這座醫院在本年度秋季開幕而趕工時，就已展顯出它的遠景與壯圖了。

證嚴師父每週都要到這裏，當開幕後執行醫療業務時，已可遠觀它在五年之後的恢宏氣象，與它的景觀，絕在，尤其「慈濟道侶」們，爲「師父建院」而鼓舞歡欣，而憂心錯愕，拿不準這樁工程到何時才有一個圓滿的日子。因爲誰也沒有想到，慈濟道侶——會如此同舟共濟，如此「赴湯蹈火」，是千眞萬確的「積腋成裘」，是[illegible]的「捨己利人」，是令人動容的「行菩薩道」，爲他們的師父——一位出世女子——證嚴法師的眼淚而感動，而傾服，而頂禮，而輸財獻力，而締造出東台灣的這座醫院，也是道場！

由宗教徒的力量，建廟、建教堂，古往今來也太多太多了；由帝王將相、達官巨賈，登高一呼，成就非凡的事業，也不足爲奇。但是經由一位無名女子，一位平凡的比丘尼，兩袖清風的苦行者，動員三教九流，從朝到野，荒一座耗金億萬的現代醫院，誰會信呢？

當我們想到這裏，雖然事實也展見在眼前，似乎是歷史也不會「重演」了。

我們也曾想到：證嚴法師在建院這幾年來，精神、體力上所承受的壓力、焦急、苦澀，[illegible]已不是任何人可以代爲「分憂」的了。

勝於花蓮了。

回想二十年前（民國五十五年）證嚴法師一念的悲憫，在鳳林鎮一家診所前，爲一位山胞婦女難產流血，無錢付費，而被迫抬走時——而發願興建醫院救人開始，今天，這個偉大的願望終於從「赤手空拳」、「虛無縹緲」之中，經過「千萬道侶的一心一德」、「社會賢達的義行善舉」，也曾在一些「懷疑與錯愕」的眼神覷視下，那一片「海市蜃樓」的心願，終於成爲鐵一般的莊嚴景象，出現在這位比丘尼大德的面前，南無觀世音菩薩！

我們也曾聽到一些人私下議論：「——海內外有那麼多佛教徒辦醫院，有那個辦得有聲有色？到最後還不是淪爲他人的工具，否則被政府接收？——能省下這筆錢蓋廟不是很好嗎？」這種「信心危機」一直在一些佛教徒心中，甚至在社會上某些人心中輕輕盪漾。

但誰也無法斷言，一個發大心大願的人，所締造的果，究竟會如何落實？

從建院構想定案五年到現

一個人不管由於那一方面的煩惱所帶來的痛苦，都不是別人所能代受的。每次看到法師在升座說法時，在接待賓客時，在依傍道侶叮嚀意囑上心頭：「法師——眞是太辛苦了。——他是爲病苦同胞而受苦受難啊！」

我們旁觀者，會從內心泛出這種沉重的哀痛。

「——知我者，謂我心憂；不知我者，謂我何求？」

法師是爲誰而求呢？爲誰而憂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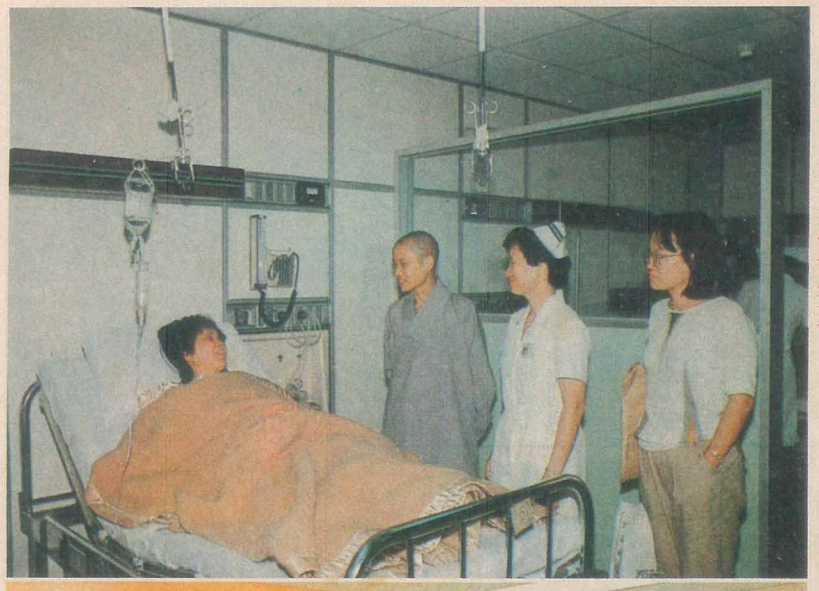
「悠悠蒼天，此何人哉？」

這個人，就是爲蒼生背負苦難的證嚴法師啊。

慈濟醫院的初基，已如磐石之固，莊嚴的勝景也歷歷在目。但是，慈濟的道侶們，海內外的善心人，還不是「息心歸隱」的時候。行菩薩道，是永不厭倦的！莊嚴「慈濟」，還需要我們這一雙拯災濟世的手！（完）

民國七十五年三月廿六日
同年十月十日重訂

〔附註：本文第二節，由內人韓湘執筆。〕



◀證嚴法師於醫院義診期間慰問住院病患。中立者爲護理主任曾幸玉

九、一念慈航救苦救難此何人哉！

◀慈院小兒科候診室內壁畫——動物禮佛百態圖。

◀慈濟醫院的新式診療儀器。心電圖中心監

教神是不教佛

波凌于

我曾和朋友爭辯，告訴他：「佛不是神，佛教也不是神教。」數日後，那位朋友寄了一本書給我看，書名是「佛學淺釋」，印刷、裝訂都頗爲精美，是一家頗具規模的——還是保留一點，出版社和作者就不加介紹了，我打開一看，在開宗明義第一章的開始，我那朋友用紅筆圈出了一段，原文是這樣：

「衆所周知，佛教乃釋迦牟尼如來佛所倡導的多神教。但是，說得出釋迦來歷的人，當是少之又少，至今仍有持懷疑論者，不相信釋迦乃是眞實的存在，曾經有專研神話的西方學者，以爲釋迦可能就是太陽神神話的變形。而信奉實證主義者，更指釋迦是民間傳說的神偶，純屬想像中之人。」

看了這段文字，使我滿頭霧水。這眞是見所未見，聞所未聞。我只知道民間有神佛不分的齋公齋婆，見佛也拜，見神也拜。但從不曾在標明是佛學書籍如「佛學淺釋」者，說「佛教是釋迦牟尼如來佛所倡導的多神教」。尤其沒有聽說過，有人懷疑釋迦牟尼世尊，「不相信釋迦乃是眞實的存在。」

難怪我那位朋友和我爭辯，說佛教本來就是神教。原來他的佛學知識，竟是從這一類書籍上得來的。佛教被人誤解的地方已經夠多了，却又有荒唐如「佛學淺釋」者這一類書，來增加社會人士對佛教的誤解。

佛教是「多神教」嗎？不是，不但不是多神教，並且也不是「一神教」。世界上所有的宗教，無不信奉多神或一神，無不認爲神創造了世界，神主宰着人間的一切。惟有佛教中沒有創造或主宰的神，甚至於，佛教根本是「非神論」者。

不錯，在佛教的經義中，承認三界之內，有神、也有鬼的存在。但是佛經上所承認的神，也是六道衆生之一，不是人間的主宰，也不是創造世界的上帝。現在我們且看世界上「神」的由來。

原來在世界上各古老民族間，各有其不同的神話傳說。當然中國也不例外。以中國爲例，古代先民，知識未開，對於自然界種種現象，感到神奇莫測，認爲必有一種威力無比的神在操縱控制，因此就由驚異感嘆進而祈禱膜拜，於是皇天、后土、雷公、電母、山神、土地、水神、河伯，一一都成了供奉的對象。先民以爲，人生的禍福災患、生死壽夭，莫不由神來掌管，這些神，敬之禱之則得福，逆之觸之則得禍。先民爲了祈福遠禍，對神祭以三牲，獻以金箔，以博取神的歡心。降及後世，神愈來愈多，農業社會中，民間所敬祀的神有皇天、有土地、有門神、有灶君，穀場中有穀神，水井旁有龍王，主管錢財的有財神，主管祿秩的有文昌，甚至於什麼帝君、王爺、將軍、太子，都成了供祀的對象。這就是民俗宗教——多神教的由來。中國如此，各地古老民族也各有其不同的神話。

較多神教進步的，是一神的宗教。由於社會進化，人類知識增長，一部分人感到多神教的不合理。但宇宙的奧秘——如萬物的生滅，時序的流遷。及人生的眞諦——如生老病死，窮達壽夭等，看來似幻變莫測，實際上又似乎循着一定的法則運行。於是使人認爲宇宙之間，必有一個萬能的主宰——上帝，全知全能的神在支配着，主宰着世間的一切，這是由多神進步到一神的由來。

多神的宗教，是世界各土著民族原始的宗教；一神的宗教，是世界性的，超越國家的宗教，如基督教、猶太教、以及回教。一神的宗教誠然較多神的宗教進步，但是由於社會的進化，科學的昌明，在一神宗教的勢力範圍內如歐美地區，由於西方思潮中理性的覺醒，人們的判斷力和觀察力普遍提高，這些一神教的教義，已引起了人們的懷疑。萬物是否上帝所創造？世界是否由上帝所主宰？在理性覺醒的人的思想中，已逐漸失去了它原有的價值。代之而起的，是興起了研究佛教的熱潮。

有一位在好萊塢影城擔任編劇的美國青年，因信仰佛教而剃度出家的釋西蘭Ven Susiddhi 法師，有一篇「我爲何信了佛教」的文章，我們看他是怎麼說的：

「西方思想界的人，爲什麼要拒絕『基督』呢？理由很簡單：因爲教堂是基於迷信上帝，不容你追究它教示的理由與來源的。它只強人盲信有關上帝，這上帝竟在六日裏造了萬物和人類，在一次與人生了氣的時候，又將這一切都摧毀。這些，對於有思想的人類來講，似乎都太無情了。使得他們不但遠離了教堂，拒絕了『基督』，甚至認爲這種教示對人類的智慧是一種侮辱。」

「…後來我試求遇到一種宗教，是不強迫人去無理的迷信，是沒有不合理的事物需要去信仰的，而是要發揮人類自己的理解的宗教，可惜我竟沒有遇到佛教，給我無比的失望。直到三年前我開始研讀佛陀的教示，才恍然大悟，原來我夢寐以求的竟是佛教呢！」

釋西蘭終於找到了他夢寐以求的信仰——佛教。他接着說：「我最欣賞的一部佛經名爲伽羅摩經Kalama Sutra，他指示我們千萬不要迷信，不要盲信那些傳說是聖者的教訓，必須要用你自己的思想去思考抉擇，如果經過理智的和詳細的抉擇推敲，認爲合理善美，這才可以照着去實踐。」

由這一段文字，使我們知道佛教是一個什麼樣的宗教。佛教是一個什麼樣的宗教呢？它是要人不要迷信，不要盲從，而是經過理智的思考和抉擇，然後再去實踐（修持）的宗教。反過來說，佛教是要人覺悟的宗教。

TZU CHI FOUNDATION